

篇名：愚公移山

我自幼就非常喜歡神話和寓言故事，別人的童年是三隻小豬和白雪公主，到我這裡就變成了白蛇傳、孟姜女，當然也少不了三人成虎和狐假虎威的一類的成語故事。小時候常常聽大人對我說這些，只覺得十分有趣新奇，待到年紀稍長，我才明白寥寥幾句就能說完的故事中，蘊含著深刻的意義。

小的時候，我把愚公移山四字作為做事效率不佳或蚍蜉撼樹的行為這般的同義詞，覺得愚公的行為真的非常笨。

年齡再稍微長一點，我才開始對這短短四個字有所知覺。年幼的孩子不會有這種想法，更不會有這種經歷，那是一種典型的「知其不可而為之」。但是一向容易共情，又喜歡閱讀的我，似乎在陳舊的墨水裡，在散落的詩與文間，我能沐浴到那麼一絲和千百年前相同的月光，似懂非懂地感受到了那種熱血澎湃的堅持。

在泗水邊，我能窺見孔子努力大半生後，那「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的蒼涼；在五丈原，我能聽見諸葛孔明那聲「出師未捷身先死」遺憾的嘆息。撇開那屬於中原的滔滔流水，似乎遠在千里之外的愛琴海上，也有某個哲學家，每日蹲坐於市集，嘗試用深刻的叩問喚醒昏昏欲睡的人們，直到聲音永遠被從嘴角滑落的毒酒封住為止。不同於這些悲劇英雄，愚公似乎有一個更好的結局，這個故事更流露出的是一種人定勝天的渴望，深信著努力就會有回報。

這樣子愚昧的努力，在這般詭譎莫測的現代社會是否有效，我不能輕易下定論。不過古諺有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癡迷於捕捉歷史殘片留下的餘溫，不免有點為賦新辭強說愁的感覺。我對「愚公移山」四字有了屬於現代的、屬於自己獨特的見解，是在一次爬山的旅途上。

我雖不知太行之高，但在台灣這座群山滿佈的島嶼中，我拜訪過許多台北的山林。高聳的山峰與瀑布，鬼斧神工的石壁與河床，無一不讓我感受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力量。在象山的山頂，我見到在雲中若隱若現的一零一大樓與燈火繁華的信義區。在現今，山與城市的距離可以是那樣的近。城市的燈火伴隨著遊客的喧鬧，透過健行步道深入山林深處。那棟充滿著現代與科技感的大樓，直入雲霄之上，像在和那大山叫板似的。

座落於公館圓環的蟾蜍山，是在都市沙漠中的一方小小綠洲，也是我在繁鬧生活中難得

的一抹寧靜。蟾蜍山雖小，但大自然最真實的蟲鳴鳥叫已經足以隔絕汽車的嘶鳴。在假日時，遠離市集的塵囂，從小路拐進山上，在舊時眷村留下的搖椅上靜靜坐著，看著大榕樹飄搖的樹影，無疑是我最享受的一件事情之一。所以當挖土機橫山腳下時，我是如此的心痛和驚訝。翠綠的坡地被翻的亂七八糟，纏繞在樹上亮黃色的工程警示線和鐵柵欄格外刺眼。在樹枝被鋸斷揚起的煙塵中，我看見兩尊機械與鋼鐵打造的機器人大力士，漠然的搬起一座大山。在高的難以看清的機器人頭頂上，似乎站著一個西裝筆挺的男人正肆無忌憚的大笑著。是啊，那終究是愚公不是嗎？

千百年前，想要挖走一座山的愚昧是直的讚頌的堅持，這般美德感動了玉皇大帝，特地派了神仙把山移到別處去。在科技日新月異的現代，挖走一座山或許已經不再是難如登天的事情，人類學會了開挖山林種植穀稻，學會了填平海洋建造城市。好像總是有人以為人類擁有完全統御自然的資格，山老鼠偷挖生態保護區、有人非法盜礦這樣的報導時有耳聞，甚至不論違法與否，這般破壞自然的行為可能無時無刻都在發生，不過被囚禁在城市深處的我們、不曾見過山水壯闊的我們、覺得這一切離自己很遠的我們，未曾在意過而已。等到自然發出了反撲的咆嘯，暖化、空汙、異常的大旱與洪水，還有那淹沒了無數村莊的土石流啊，是否是一座被挖得亂七八糟的大山哭泣的悲鳴呢？等意識過來時，不禁感嘆，人總是如此的愚昧啊。